

朝聖與悲鳴

朋友說，喂，幾時到台北走一轉。爲的，是新的台北誠品館。台灣的誠品從來不只是一間書店。但今次，規模又再集中點。藝術電影院、國際表演廳、黑膠唱片舖、精品酒店、精緻食肆……反正就是那些看來在香港無可能獨立生存的東西，竟然奇妙地放在一起，攞住一齊死。香港人一直喜歡台灣。近年更有人認真考慮移民台灣。但就是說不出，台灣有啥吸引。一間誠品、過多的咖啡店、抑或奶油男生和娘娘腔國語？

或許，說穿了，只是小眾與大眾的錯配而已。在香港，當個小眾，情緒少不免複雜，或自傲或失落，或融入或離開，時而失諸交臂，時而感覺良好。有那麼一刻，你會想，隔了一個海，小眾就變成一個花盆掉下來砸死好多的大眾。那份千人一面的安逸，儼如找對了池塘的魚。你很想試一試，在那既近亦遠的地方，文化人只是一個普通人。而任何一個普通人，又都多多少少有些文化生活。

走不動，你開始仰天問，怎麼香港連一個卑微的聚腳處都沒有。我不求像台北般，文化藝術工業成行成市。有一個以文化來包裝商業來運作賺錢爲目標的地方，自我欺騙自我麻醉一下就好。

曾幾何時，當希慎大開中門，以超低租金邀請誠品進駐，也有過剎那遐想，這個經年裝修翻身的東西，樓高十多層，可聚焦各種生活文化，變身滋養小眾的城市綠洲。不過，日子久了，你知道，那不過是「另一個商場」而已。

怪不得任何經營者。最簡單的供求告訴你，連一幢建築物都養不起，七百萬人裡的小眾，小到甚麼地步。香港人到台灣誠品朝聖，是一場哀鳴。他鄉找故知，知己的知。在偌大的書店裡，找回失落已久的共鳴。

隔兩日見報

wong_minglok@yahoo.com.hk